



■ 田宏远 邵晓玲

“这浸水清冽冽,就像山泉水一样!”

“古有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无坝引水造福百姓,今有石油工人巧引‘幸福泉’节水又环保。”

近日,在四川省自贡市荣县群山环抱中的中石化经纬公司西南测控公司(以下简称“西南测控公司”)自201H69平台,人工开发的“幸福泉”水利工程得到石油工人连连点赞。在远离城市和乡村的山野间,这项工程不仅缓解了野外作业员工的日常用水难题,还消除了浸水带来的山体滑坡等安全风险。

说起“幸福泉”,在自201H69平台工作过的员工,都会不约而同想起当年凿石引水的西南测控公司XN093录井队队长黄莉琪和他的队友。

一年前,自201H69平台钻探时,恰逢炎热干旱的夏季,承担录井施工作业任务的黄莉琪和

队员发现营房背靠的后山上,有一片坡地总是湿的,土质也十分松软。周围土地干旱开裂,唯独这片坡地保持湿润,令人疑惑。经过查阅资料并询问当地居民,大家判断,这里可能存在浸水。

在川渝地区,油气井周边多为低山丘陵,如果山体中存在暗流浸水,会造成土质松软。尤其是春夏季节,一旦遇到洪水,极易发生山体滑坡,给石油工程施工带来安全隐患。

了解到浸水的隐患,黄莉琪和队员们满心着急。

“能不能有一种办法,化害为利?”黄莉琪很快召集录井队的朱茂林等几名同事商议。之后,经实地测量,他们提出并实施了一个巧妙利用浸水的大胆想法——用锤子、钢钎在山体上凿出一个又细又长的洞,直达浸水中央,然后插进一根水管,再用水泥固化,形成一个小小的圈闭。静置一夜

后,次日一早,水管里果然流出了清清的细流,大家欢呼起来,纷纷拿来水盆、水缸,将这些珍贵的浸水收集起来。

“水缸里的浸水能照出人影,每天从井上回来,捧着水洗去满头满脸的大汗,由外入内的凉爽瞬间就能褪去暑热。”黄莉琪回忆着,脸上洋溢着自豪。

“我们还用‘幸福泉’的水清洗岩屑,准确获取地质信息。自201H69平台喜获高产,‘幸福泉’也是立了大功劳。”朱茂林补充道。

其实,在四川盆地从事钻探工作的人对水都有一种特殊感情。因为在这里,一口井从开钻到完钻,周期往往要数月甚至一年多不等,施工人员吃住在井场,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随取随用的水。所以,一般打油气井时,要先打一口生活用水井。

自201H69平台共有11口井,井工厂



作业期间,常驻工作人员100多人,每天用水量很大。去年夏季,四川盆地遭遇高温干旱天气,水井水量减少,员工们只能限量用水。后来,“幸福泉”成了日常用水的补充,大家用浸水日常洗漱、清洁设备、清洗岩屑、浇灌花草,不仅缓解了水荒,而且消除

了地层长期渗水、积水可能导致山体坍塌的安全隐患,可谓一举两得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“幸福泉”也成为井场智慧节水的一张靓丽名片。

(作者供职于中石化经纬有限公司西南测控公司)



觉火醒火

■ 刘椿山

我很小时,家里生活拮据,母亲舍不得用三分钱一包的火柴引火,便养成了觉火醒火的习惯。觉火,就是晚上睡觉前用火塘里烧得滚烫的炭灰,将快要熄灭的火炭埋起来;醒火,就是次日清早将埋下的火炭唤醒,重新烧火煮饭。

那时,每天晚上,一家人吃过晚饭,便围坐在火塘边烤火,也不点灯。父亲退掉火塘里的木柴,只留下烧得红红的火炭,差不多能照亮半个小屋。火塘边的话题永远离不开庄稼和家里长短。父母说事时,我就逗妹妹开心,妹妹小气,一逗就哭,父亲就用手碰我的头。父亲一碰我,妹妹就破涕为笑。

屋外被风吹落的枯叶,轻叩着房顶的青瓦,发出细微的呱呱声,风吹竹林

沙沙作响。夜越来越深,猫头鹰坐在山头的树上,哦唔哦唔地叫着,叫声空灵幽远。

火塘里的火慢慢熄灭,有些打不起精神。母亲打来洗脚水,父亲抬起洗好的双脚,伸到火塘边烘干。此时,火塘里的火隐隐灭灭,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,也许火也太困了,也想睡觉。母亲还在说话,妹妹躺在父亲怀里睡着了,父亲有些答非所问。

母亲起身,将蹲坐在火塘边打瞌睡的大黄狗撵了出去,关上大门,再折回来,轻推父亲,让他带我们去睡觉,她来觉火。父亲没有动,他要等母亲。

母亲用火钳将火塘里奄奄一息的火炭聚在一起,形成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球,再用铲子将四周滚烫的柴灰铲过来,盖在火球上,像是在上面盖了厚厚的棉被。接着,她用火钳在柴灰上钻出一个通气孔,红盈盈的火焰从指甲盖大小的孔里蹿出来。是的,火是有生命的,它需要留个孔呼吸,不然就会在慢慢长夜中因缺氧而窒息,变成一堆冷灰。

火塘里的火就这样被母亲哄睡了,直到第二天早上掀开那床“棉被”,才会醒来。醒来的火,母亲再次赋予它们力量,让它们恢复精力,并生机勃勃起来。

记忆中,母亲天不亮便要起床醒火。那时家里还没通电,母亲不点油灯,因为舍不得用煤油和火柴。她从床前数七步走到房门口,脚一抬就到了过路屋。过路屋的门紧挨着火房门,只需伸手扶下门框,再一抬脚,就到了火房,然后小心翼翼细挪着步子,绕过一个炭坑,便走到火塘前。

黑乎乎的火钳靠在火塘边的墙上,母亲一伸手便能抓住。即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除非火钳在远处,否则从来不会抓空。她用火钳在火塘里划拉几下,便有火星子冒出来,在夜色中一闪一闪,再将火星子聚在一起,并团起一把地上的细草盖在上面,顺手取过吹火筒,伏下身子对着火星子一阵猛吹,火星子便明朗起来,并过火给细草,最后呼啦一下燃起来,新的一天就这样被点亮了。

现在细细想来,那些被埋起来的火炭,像一粒粒饱满结实的种子,被母亲虔诚地种在火塘里。它们在火塘里睡着又醒来,生根发芽,生生不息,帮我们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近期上映的中国版电影《忠犬八公》中,每天早晨,忠犬“八筒”都要陪伴主人公大学教授去上班。行至重庆江边索道门前的报刊亭,教授会习惯性地买一份本城报纸,让“八筒”带回家给妻子看。

影片结尾,大学教授去世十年后的一天,妻儿从北京回到重庆,“八筒”再次叼着这个城市的一份报纸,带领主人奔向拆迁后的老宅,在破败的废墟里,它带回家的报纸层层叠叠堆积着。这一幕让观众无限感慨,过往的时光里,每天从报摊买一份报纸并坐下来静静阅读的日子,曾是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,并且在一份报纸里,可以触摸到城市的体温。

一份报纸,不仅仅记录着城市发展变化的历史,更让人们感知城市跳动的脉搏和鲜活的生命力。

有一年,我去拜访一位老报人,满满一屋的老报纸在空中散发着浓郁的旧光阴味道,好似乘坐时光列车呼啸而至。一些报纸已经泛黄,变得薄脆,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,微微抖动,粉尘呛鼻,故纸味扑面而来。

在这些报纸中,我见到了老报人从业的那份报纸早年的面容,新闻里有当年的大事,也有基层供销社肥料充足供应保障春耕生产的报道。在那地气萦绕的林荫小楼内,他时常摩挲着一份份报纸,深山老井一般的目光,一遍遍停留在他和同事们采编的版面上,记忆就那样长久地潜入光阴的深水中,冲洗出一张张底片。我理解一个老报人对这份报纸的感情,因为它融入了生命历程,岁月往事,有心血的灌溉,更有虔诚的守护。

时光沉沉,对于发生巨变的城市而言,有一份报纸忠实地记录,是一份荣幸。而在网络时代崛起生长的大潮中,一份报纸还能枝繁叶茂并富有生命力,这是一份难得。可以说,报纸厚重的灵魂,依然在办报人的基因里流传,创办时的初心,也依然在一代代人手中接续传承。

父亲退休后,时常躺在老街老房那把老藤椅上读报。每当看见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,他就兴奋不已,还将报纸拿到楼下,让邻居们都看一看。这些年,我发表的文章他都一个不落剪下来,收藏在自制的剪贴簿里,连同家里那个老报簿,放在他与母亲结婚时置办的老樟木箱子里。箱子上脱落的老漆斑,与父亲老年斑覆盖的脸,一同重叠在我的凝视里。

前年秋天,父亲离开了。整理遗物时,我们找出了旧衣物,还有他看过的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报纸,一如他严谨、干净的行事风格。我把这些报纸抱在怀里,还能依稀感受到他留下的温度。这些年,在时代快速发展的浪潮中,我守护着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,在文字绿荫的柔软覆盖下,依然做一个灵魂“洞穴”里的书写者。父亲,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字,您不能读到了,可您是我多么怀念的一个读者啊。

在这个刷屏浏览成为阅读习惯的当下,认认真真读一份报刊,是一种奢侈的享受,它考验着我们的耐心,让我们慢慢咀嚼烟火人生的味道。日新月异的时代带动报纸和内容生产滚滚向前,但安顿我们精神生活的,却是不用那么快、那么慌张的文字。

日升日落,云卷云舒中,打开一份报纸,体味生活的气息,感受世间的温度。

报纸的温度

■ 李锐

走近云阳楚长城

■ 武华民

人们都知道北方有长城,却不知在河南南阳一带,有被称为中国“长城之父”的楚长城。

大地复绿之际,我回到36年前工作过的南阳市南召县云阳镇,在附近的九里山上,爬上了浸润着历史烽烟的楚长城和韩信寨。

九里山与关山、太子山相连,山下有条洛阳到南阳的古道,古称云阳关。

九里山海拔不足700米,山风却很冷,青草刚露出地面,有些稀疏。山路崎岖,顺势而上,攀爬有些费力。一个多小时后,终于登顶,楚长城和古代要塞随即映入眼帘。放眼望去,长城盘伏群山之巅,蜿蜒而去,颇为壮观。

山顶上的韩信寨,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。石寨周围是悬崖陡壁,山顶较平坦,有十多间石头垒砌的房舍。神奇的是,山顶还有口水井,水位离井口很近,四季不枯。据说,当年韩信在此屯兵,防守着山下古道。

韩信寨石砌的城墙在山脊上蜿蜒游走,城墙最高处有5米左右,低矮处也有两三米。墙体

分外廊墙和内走廊,相隔不远处有雉堞和瞭望口,寨墙环绕山顶数公里,像一座高山城堡,沧桑而伟岸。

置身多层设防的山石城墙中,抚摸一块块被时光洗礼的山石,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触——沧桑岁月里,有多少兵士驻守于此,又有过怎样的刀光剑影。

韩信寨和楚长城遗址并非一回事。九里山在楚国北部边境,公元前688年,楚国在此建立楚长城及相关军事要塞。楚长城西起湖北省竹溪县,跨汉水至河南邓州市,再往北经内乡县,折向东北经鲁山县、南召县、叶县,跨过沙河往南到泌阳县,绵延500多公里。楚长城呈“U”字型布局,各种防御工事完整,用以抵御秦、晋、齐、韩、魏等国进攻。

相传在不远处的山寨上,在久远的古代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。长城守军粮食将尽,人们用仅有的粮食喂饱一头猪,然后将猪扔下山。敌军将猪宰杀后,发现猪肚里全是粮食,于是猜想,围困攻打这么久,猪还能吃上粮食,可见山上兵粮充足,再攻也很难得手,于是撤军

而去,全寨军民得以保全……

站在楚长城上俯瞰山下,一弯清碧碧绿的河水,几条蜿蜒小路,将星星点点的民居串连起来。本想远望云阳小镇,可惜薄云环绕,目光所及一片模糊,索性趁时间尚早,直接走进云阳镇。云阳当年叫武城,公元前688年,楚国国君楚文王在此兴建长城时,在武城修建了行宫,并多次主持召开“武城会盟”,竭力维系自己的春秋霸业。

云阳镇有个小学设在楚国行官院中,一进校园,就看到两棵高大的古树,铭牌显示古树已有2710年历史,相传为楚文王夫妻所栽种。当年,楚文王和夫人到武城视察就住于此,其夫人沉鱼落雁,夫妻恩爱有加。可惜夫人患病离世,楚文王十分伤心,不久便迎娶了夫人的侄女,因她与姑母面容极像,希望延续对夫人的美好记忆。然而,新婚没多久,楚文王就死在了领兵打仗的路上……

我们返回时,途经韩信寨山下的一家国营机械厂,老旧斑驳的建筑和山上的楚长城、韩信寨,一起走进了历史深处,静静诉说着过往的故事。



书画

矿山脊梁

■ 徐淑荣